

犯罪团伙6年间秘密生产销售190余万台可接收境外节目的机顶盒,涉案金额达7亿余元——

# 揭开藏在机顶盒里的秘密

□赵承斌 马奥

当你看到“购买电视机顶盒,不用翻墙就能畅享海量国外节目”“一次购买终身免费收看”这样的广告,会不会心动?2016年至2021年,许利等人在明知我国对境外电视、广播等引进和播出有严格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违法销售190余万台可接收境外电视节目的机顶盒,销售金额高达7亿余元。2023年4月6日,由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许利等人非法经营案在法院开庭审理。10月24日,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处许利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2000万元;判处张鹏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100万元;判处施杰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2万元。

2023年12月20日,张鹏电话联系检察官,报告了其企业目前的经营状况,并介绍了企业合规整改后的法律风险制度建设情况。

## 用这款机顶盒能看境外节目

许利是福建人,2014年的一天,他的儿子许华(刑拘在逃)从香港带回一款机顶盒,与市面上售卖的机顶盒不同的是,这台机顶盒只要连接电视便可收看境外电视节目。

“老百姓有猎奇心理,总想图新鲜看看国外的电视节目,这生意肯定能赚大钱。”许利与许华一拍即合,决定做机顶盒生意。父子二人抱着“做大做强”的想法,用“安拓”作为品牌,在福建石狮成立了安拓环球公司。同时,许华安排人与广东一家专门生产机顶盒的公司老板张鹏对接,由该公司代加工生产安拓牌机顶盒。

起初,通过机顶盒能收看的国外节目仅有50多个,而且画面不稳定,加之安拓品牌知名度不高,机顶盒销量不容乐观。2016年,许利认识并招揽了有留美经历、熟悉互联网技术的李博(刑拘在逃)。



本案查获的部分机顶盒。

李博在境外组建了“宝马”互联网团队,该团队在境外租赁服务器,通过技术手段采集1000余个电视信号,同时在生产环节将安拓牌机顶盒的MAC地址录入到境外服务器中,这样购买安拓牌机顶盒的用户就能访问李博等人租赁的服务器,进而能收看1000多个境外节目。

同时,许利依靠李博的人脉资源进行营销,并在微信朋友圈、QQ群发广告,还打着销售遥控器、数据线、电源适配器等幌子,在网上购物平台隐蔽销售机顶盒。随着节目数量和销售渠道的增多,安拓牌机顶盒的销量猛增了几百倍,仅在2016年就销售了28万台。

## 建立庞大销售网络

为了获得更多的销量,产品的“更新换代”被提上日程。李博联系了某软件公司,将批量生产特制的MAC地址录入安拓牌机顶盒,结果,机顶盒销量年年攀高。安拓环球公司先后招聘40余人,建立了市场部、美工部、维修部、销售部、客服部、勤务部等6个部门,形成“生产—销售—发货—售后—维修”的经营模式,团队规模日益庞大。各地代理商更是慕名而来,纷纷要求代理销售安拓牌机顶盒。

各地代理商们不仅在网络、微信朋友圈、QQ群等线上平台推广,还通过自身经营的实体店销售机顶盒,一个覆盖线上线下的全渠道代理销售网络就此形成。许利等人专门成立监管部门,管控各地代理商的销售价格,一旦发现有代理商低价销售机顶盒就会处以罚款,避免低价销售现象。

许利深知自己的生意是违法的,但巨大的利益诱惑让他不甘心放弃。他表面上出台各种规定禁止境内销售,背地里却放任公司工作人员、代理商暗中交易。

2020年,安拓环球公司出台规定,禁止经销商把安拓牌机顶盒销售到境内,然而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一些代理商收到境内订单后,直接把邮寄信息发给安拓环球公司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代理商付款,他们就立马安排邮寄机顶盒。

许利还规定境内经销商不准在网上购物平台销售安拓牌机顶盒,只能通过微信朋友圈、QQ等线上方式对外销售。然而,他却私下安排公司人员成立了一家网店,在网店内以销售遥控器、数据线、电源适配器等名义销售安拓牌机顶盒,同时很多经销商也通过该网店支付货款。

2020年,安拓环球公司出台规定,禁止经销商把安拓牌机顶盒销售到境内,然而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一些代理商收到境内订单后,直接把邮寄信息发给安拓环球公司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代理商付款,他们就立马安排邮寄机顶盒。

许利还规定境内经销商不准在网上购物平台销售安拓牌机顶盒,只能通过微信朋友圈、QQ等线上方式对外销售。然而,他却私下安排公司人员成立了一家网店,在网店内以销售遥控器、数据线、电源适配器等名义销售安拓牌机顶盒,同时很多经销商也通过该网店支付货款。

2020年,安拓环球公司出台规定,禁止经销商把安拓牌机顶盒销售到境内,然而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一些代理商收到境内订单后,直接把邮寄信息发给安拓环球公司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代理商付款,他们就立马安排邮寄机顶盒。

许利还规定境内经销商不准在网上购物平台销售安拓牌机顶盒,只能通过微信朋友圈、QQ等线上方式对外销售。然而,他却私下安排公司人员成立了一家网店,在网店内以销售遥控器、数据线、电源适配器等名义销售安拓牌机顶盒,同时很多经销商也通过该网店支付货款。

许利还规定境内经销商不准在网上购物平台销售安拓牌机顶盒,只能通过微信朋友圈、QQ等线上方式对外销售。然而,他却私下安排公司人员成立了一家网店,在网店内以销售遥控器、数据线、电源适配器等名义销售安拓牌机顶盒,同时很多经销商也通过该网店支付货款。

许利还规定境内经销商不准在网上购物平台销售安拓牌机顶盒,只能通过微信朋友圈、QQ等线上方式对外销售。然而,他却私下安排公司人员成立了一家网店,在网店内以销售遥控器、数据线、电源适配器等名义销售安拓牌机顶盒,同时很多经销商也通过该网店支付货款。

许利还规定境内经销商不准在网上购物平台销售安拓牌机顶盒,只能通过微信朋友圈、QQ等线上方式对外销售。然而,他却私下安排公司人员成立了一家网店,在网店内以销售遥控器、数据线、电源适配器等名义销售安拓牌机顶盒,同时很多经销商也通过该网店支付货款。

许利还规定境内经销商不准在网上购物平台销售安拓牌机顶盒,只能通过微信朋友圈、QQ等线上方式对外销售。然而,他却私下安排公司人员成立了一家网店,在网店内以销售遥控器、数据线、电源适配器等名义销售安拓牌机顶盒,同时很多经销商也通过该网店支付货款。

在许利等人采集的1000多个节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色情节目,为避免被查处,许利等人通过后台设置,让境内的购买用户只有通过“翻墙”方式才能收看。但一些代理商通过提供“机顶盒+‘翻墙’路由器”这样的销售方式,获得了大批境内用户。

## 纸终究包不住火

“我从卖家施杰手中买了一台机顶盒,看电视时竟然发现里面有淫秽视频,真是不堪入目。”2021年7月,淮阴警方接到市民小张的举报。经淮安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鉴定,小张购买的表面标记“安拓科技”的电视机顶盒属于非法境外电视网络接收设备。

公安机关经过摸排线索,搜集证据,确定这是一起涉及机顶盒的非法经营大案,最终锁定了许利在福建石狮的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广东的张鹏的生产工厂。2021年9月12日,公安机关分别在两地实施抓捕,抓捕了许利、张鹏等7人。

“我内心很不安,也曾想过把公司迁移到国外。”许利交代说他之所以把公司放在国内,一方面是因为公司在国内已建立起完善的生产销售网络,迁移到国外需要高额成本,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采集的电视节目都是受国际版权保护的,一旦被其他国家查到,他将面临巨额罚款以及严厉的刑事处罚。

经查,2016年至2021年,许利以每台170元左右的价格从张鹏处购进安拓牌电视机顶盒190余万台,后以每台至少500元的价格向外销售,销售金额达7亿余元,许利获利逾千万元,张鹏获利300万元。代理商施杰销售机顶盒344台,销售金额21万余元,获利2万元。

归案后,三人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并主动退出违法所得。对于许利和张鹏的公司员工,检察机关经审查认定,他们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只是领取固定工资,系从犯,犯罪情节轻微,符合相对不起诉条件,遂对这些人员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涉案人员与公司均为化名)

## 社会万象

# 梦想发财帮人偷渡 扩大“业务”邀人加入

与境外人员勾结,多次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从中赚取高额运输费用。近日,经贵州省金沙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分别判处杨某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判处赵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1万元。

2023年2月13日,杨某收到来自缅甸好友“大刘”的微信消息,“大刘”让其帮忙从昆明运送偷渡人员到缅甸,价格按一人1500元计算。在利益的诱惑下,杨某答应了“大刘”的要求。2月15日,“大刘”给杨某发来消息,注明了需要运送偷渡人员的电话号码和暗号内容,并明确告知杨某要主动联系偷渡人员,以暗号进行验证,确认无误后偷渡人员会将具体位置发送给杨某。杨某将“接运”业务告知好友朱某(另案处理),二人决定合伙捞金。

同年2月16日,杨某、朱某按照约定成功接到3名偷渡人员,到达云南后将3人交由“大刘”指定的联系人接走,“大刘”按约定支付了4500元给杨某。后杨某按同样的方式运送了19人,除去租车费、油钱、过路费,杨某共计获利8000元。尝到甜头的杨某开始扩大“业务”,邀约朋友赵某加入。2023年2月23日至26日,赵某接送7人偷渡,共获利7000元。2月27日,雷某放弃偷渡想法,向金沙县公安局禹谟派出所报警,赵某在接头点被警方抓获。警方顺藤摸瓜,将杨某抓获。到案后,两人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2023年7月1日,金沙县检察院以涉嫌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对杨某、赵某提起公诉。(栗龙昇 庄梅 邱池)

# 容留卖淫曾犯罪 不思悔改再获刑

曾因犯容留、介绍卖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不思悔改,再次容留卖淫女从事色情服务,殊不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近日,经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容留卖淫罪判处谢某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2022年10月,公安机关在例行治安检查时将正在一宾馆内从事色情交易的王某抓获。王某交代说,幕后老板谢某在其开办的足浴馆内容留她和另外两名女性从事色情服务活动,公安机关遂将谢某抓获归案。

2023年10月18日,该案移送至阿克塞县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检察官通过审查案卷、核实证据后发现,谢某于2019年因犯容留、介绍卖淫罪获刑,刑满释放后为了获取非法利益,他又重操旧业,容留3名女性卖淫。

“我就是心存侥幸,想赚点钱好处,没想到又一次被抓。”面对检察官的讯问,谢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阿克塞县检察院认为,谢某为他人卖淫提供场所等便利条件,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管理秩序,应当依法以容留卖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且其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2023年11月26日,该院对谢某提起公诉。近日,法院经审理采纳了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和提出的量刑建议,作出如上判决。(王利海)

# 打麻将输多赢少 用特制麻将作弊

“戴上配套的隐形眼镜,我可以轻松识别桌上的每张麻将牌,从而控制牌局稳赢赢钱。”熊某等3人通过作弊工具提高赢牌概率,三天诈骗廖某等人3万余元。2023年12月7日,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熊某等3人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二年至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各并处罚金2万元至1万元。

爱打麻将又总是输多赢少的熊某一琢磨怎么赢钱。2023年8月,她找到王某商量利用可透视特制麻将牟利,王某随即联系朋友栗某帮忙寻找制作可透视特制麻将的人。8月10日凌晨,熊某、王某、栗某来到芙蓉区一家新开业的棋牌室,以打麻将为由,趁老板不在场之机,将可透视特制麻将与包间内的普通麻将调换。几天后,熊某发现包间内的两副透视麻将被换到了大厅,于是联系栗某重新制作了两套作弊牌具于9月2日凌晨再次寻机替换。

“有两次是熊某带人来订的包间,明确表示不要服务,不要打扰他们。以后每次喊她打麻将,只要指定的包间被别人占用她就不来。”案发后,棋牌室老板廖某回忆道。熊某戴着隐形眼镜在固定的包间和任何人打牌都能大杀四方,在2023年8月18日、9月4日、9月17日共非法获利3万余元,其中,熊某分得2.7万元,王某分得3000元,栗某分得200元。

熊某“逢打必赢”引起了他人怀疑。2023年9月18日,熊某的诈骗伎俩被廖某等人发现,双方由此发生纠纷。民警接到报警后,当场缴获4套作弊牌具。随后,熊某、王某、栗某先后落入法网,他们如实供述了在麻将牌上做手脚以此诈骗他人的犯罪事实,并退赔廖某等人经济损失8万元。(张鸣丰 舒慧)

# 托人找工作花10万余元 一年后没进展发现被骗

求职心切,刚生完孩子的宝妈想通过托关系找工作,殊不知,帮忙者别有用心。近日,经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余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1万元。

2021年,因经济问题经常与家人产生矛盾,王女士在孩子不到半岁时就想出去找工作。在一次聚会上,王女士认识了闺蜜的男友余某。得知王女士着急找工作,余某在交谈中主动提到自己帮别人介绍工作的成功案例,并表示认识某医院的领导,可以将王女士介绍进医院工作。

王女士听了心动不已,当即决定请余某帮忙。随后,余某用自己的微信小号冒充某医院领导与王女士聊天,取得王女士信任后,余某提出要预付5万元点名费,王女士便转账给余某。之后一年多,余某以打点关系、安排饭局、补缴社保等理由陆续骗取王女士5.03万元。王女士多次询问工作进展情况,余某均以各种借口推脱,还伪造了一份医院入职培训通知函,以此来蒙骗王女士。

2022年年底,王女士感觉自己被骗了,便向公安机关报案。2023年3月,余某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其父亲主动提出先赔偿王女士5万元。看到余某认罪认罪态度诚恳,王女士也表示谅解,鉴于此,张湾区检察院综合考量案情后,依法对余某作出批捕决定。

然而,在取保候审期间,余某偷跑到外地。同年6月9日,该案移送至张湾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同日,该院以余某违反取保候审规定对其作出批捕决定。8月16日,王女士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到案后,余某表示自己已出逃是想打工挣钱,把王女士的损失赔偿到位。最终在家人的帮助下,余某将剩余的5.03万元赔偿给了王女士。9月1日,张湾区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余某提起公诉。(蒋长顺 鲍欢)

# “桃心”App的背后是爱情还是骗局

□本报记者 戴小巍 通讯员 卢隐升

“我觉得她是真心喜欢我。”罗某深陷温柔乡不能自拔,殊不知其从在软件上注册个人信息的那一刻起,已经落入圈套。

2022年9月至2023年5月,小茜在“桃心”App上以寻找伴侣为由,诱骗被害人在平台上充值打赏金额累计100万余元,其提成高达50万元。其他涉案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法与小茜如出一辙,涉案金额450万元。2023年6月29日,湖北省宜昌市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批准逮捕8名犯罪嫌疑人。12月15日,法院开庭审理该案,尚未宣判。

## 刷短视频加好友中圈套

2023年1月的一天,罗某在短视频平台上刷着直播,此时直播软件弹出一个极具诱惑性的弹窗,罗某点击弹窗,下载了一款名为“桃心”的聊天App。登录软件后,请求添加好友的提示闪烁不停,他通过了其中一个网名叫小茜的好友申请。聊天过程中,小茜称其丈夫常年不在家,欲寻找合适的男性朋友,后与罗某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

此后,小茜以发送私人照片和微信号、线下见面为由,诱骗罗某在平台上花费巨资打赏礼物,当罗某强烈要求与小茜见面时,小茜的“老公”粉墨登场,扬言要曝光罗某勾搭有夫之妇的丑事,迫使其知难而退。

## 罗某遭受钱财一空的双重打击后报

警,一个以“桃心”App为载体,专门针对情感空虚的中老年男性实施色情诱惑并逐步设套骗取被害人钱财的骗局浮出水面。

## 研究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

小茜是四川省偏远农村的一名家庭主妇,在家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丈夫靠打零工维持家庭生计。一个偶然的机会,小茜通过交友软件结识了上线阿梅,聊天中得知了一个赚钱的方法,即下载注册“桃心”App,通过软件的匹配信息寻找合适的中老年男性添加好友,以寻找伴侣为由与对方进行暧昧性聊天,时机成熟后再以各种理由诱导对方打赏礼物,从而获取高额提成,也可以继续发展下线获取重复提成。

小茜“如获至宝”,并在阿梅的引导下,先后使用其本人和丈夫的身份信息在“桃心”App上注册两个账号。

小茜在上线阿梅的细心引导下,研究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第一步,从网上下载一些穿着暴露的美女图片,加以修饰后将其作为自己的账号头像,配以极具挑逗性的个人简历;第二步,设计好相应话术,针对不同的对话群体做到随机应变;第三步,聊天对象的选择做到“慧眼识珠”,只选择有一定经济实力、情感空虚且家庭完整的中老年男性。

## 一个月提成7万元

罗某就是小茜的完美“猎物”之一。



办案检察官讨论该案案情。

二人在“桃心”App上发展为“夫妻”关系后,小茜向罗某发送虚假的同城定位,并主动提出添加罗某的微信以便双方深入交流,随后谎称平台有限制,无法发送完整微信号,需要对对方打赏礼物提高亲密度进行解锁。罗某在平台充值购买虚拟礼物打赏后,小茜按照既定计划添加罗某为微信好友。

两人成为微信好友后,小茜又主动提出想与罗某线下见面,持续的暗示让罗某顿感“桃花运”越来越旺,再次充值打赏以解锁所谓的“位置定位”。为了打消罗某对充值打赏解锁相关限制的疑惑,小茜将上线阿梅制作的载明礼物类型和礼物数量解锁标准的假图发给罗某,诱导其持续充值打赏。一个月内,罗某在小茜的诱骗

之下,累计在“桃心”App上充值15万余元,小茜从中提成不少于7万元。

发现罗某已无油水可榨,小茜开始谋划脱身之道,她以二人已是微信好友无需再通过“桃心”App交流为由,引导罗某将软件卸载,达到销毁证据的目的。当罗某多次要求小茜私下见面并提出退还打赏费用时,小茜冒充自己的“老公”对罗某进行威胁恐吓,让罗某心生畏惧,不敢再纠缠小茜,从而达到脱身的目的。2023年5月15日,罗某到公安机关报案。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宜昌市检察院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及时查封涉案资金,对涉案平台加大侦查力度。公安机关先后在全国各地将涉嫌诈骗犯罪的阿梅、小茜等8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称不需要小李出一分钱,只不过要等进保后才能退还押金。小李信以为真,让二人把车开走了。

但等小李要求退还被扣的押金时,对方不仅不愿归还,反而要他支付修车费。当小李再次指出根据保险条款他仅需支付50元保险费时,对方又转而要求小李支付车辆的折旧费、停运费共计9000余元。

对方三番五次改口索要钱财,小李感觉不对劲。2023年6月2日,意识到自己被骗的小李前往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报案。童某、李某及团伙成员邢某、惠某被抓获归案。

无独有偶,像小李这样的被害人不在少数。据4人到案后交代,他们伙伙在租

# 租借的豪车莫名受损,这是出租方的陷阱

□本报通讯员 邱恒元

酷炫的外形、良好的性能、舒适的体验,让驾驶豪车成为不少人的梦想,但昂贵的价格也让人望而却步。随着网络租车行业的发展,豪车不再可望不可及,大家可以租借心仪的豪车,过上几天瘾。然而,有些不法分子也瞅准了这一点,给租车者设下了陷阱。

2023年5月26日,小李在浏览某租车平台时,看到一则低价租赁豪车的广告,每天只需500余元租金,就能租到一辆价值50余万元的豪车。心动的小李立刻下单,并于当晚9点来到交车地点,看到了早已在此等候的童某与李某。二人告诉小李,他下单的车型租完了,已帮他升级

为更好的保时捷718,但因时下车型不符,无法在平台上操作,需要小李取消网上订单,转为线下租赁。见小李有些犹豫,二人展示了转账记录,表示很多客户都这样操作。最终,小李取消了平台订单,并在没有仔细检查车辆外观的情况下,与二人签订线下合同,将车辆租金及押金共计8000余元直接转给了他们。

几天后,小李把车还给童某与李某,童某准备要退还押金时,被一旁检查车辆状况的李某叫住,李某说挡风玻璃有轻微裂痕,童某立刻表示车辆有损坏,押金不能退。小李虽然对车辆何时受损毫无头绪,但想起租车平台已帮他购买保险,便称自己只要支付50元保险费,其余修车费用应由保险承担。童、李二人立即改口

称不需要小李出一分钱,只不过要等进保后才能退还押金。小李信以为真,让二人把车开走了。

但等小李要求退还被扣的押金时,对方不仅不愿归还,反而要他支付修车费。当小李再次指出根据保险条款他仅需支付50元保险费时,对方又转而要求小李支付车辆的折旧费、停运费共计9000余元。

对方三番五次改口索要钱财,小李感觉不对劲。2023年6月2日,意识到自己被骗的小李前往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报案。童某、李某及团伙成员邢某、惠某被抓获归案。

无独有偶,像小李这样的被害人不在少数。据4人到案后交代,他们伙伙在租